

【民间记忆】

武林高手

□赵峰

那年，村里来了一帮武把式，玩硬功夫。二木在黑压压的人群里挤着那双几乎看不见眼球的小眯眼，兴奋异常地跟我说：大叔，咱踢他场子吧？

我想都没想一把揪住他衣领，牵羊般将他拽出人群，压低声音说：你活得不耐烦了？想死的话，你自己来，你以为这是小孩玩打仗呢，也不看看阵势。二木没想到我会拒绝他，呆呆地看着有些恶狠狠的我。

那些年经常有来村里卖艺的，耍猴，变戏法的，唱坠子的，再就是这些散兵游勇了。耍猴最让人开心，变戏法的神秘莫测，很开眼，同时也有几分恐惧，生怕自己被他们变走了。硬功夫最吸引孩子，卖艺的把碗摔碎，拿个瓷片儿用手指摁在额头上使劲捻，一会儿那瓷片就变成了粉末儿，顺着他那闭着的眼往下流，眉毛都白了。

那天来的一伙，玩硬功，一共四个人。年长的为首，他两个儿子，大的二十多岁，小的也就十一二岁，还有一个徒弟，看相貌就能区别出来。开场前，年长者对着密不透风的人群，抱拳施礼一圈，先说开场白。他把“莺歌燕舞”说成“莺歌练武”，后来我们还当了挺长时间的笑话。现在想他也蛮有创意的，巧妙地把原词贯穿到自己行当里。

我和二木，还有他弟三木，早早地挤进去，占据了有利位置。最先出场的是最小的孩子，耍了一套九节鞭，最出彩的是鞭缠脖子。他还可以躺在地上，鞭在身下旋，一圈又一圈得像风车，人不停地悬空，一点障碍都没有。接下来是大孩子和徒弟表演金枪刺喉，两个人用喉顶同一杆枪，一步步地往前靠，生生地把大枪给顶成大弯弓，而喉不留片痕。人群中嘘声四起，替他们提心吊胆。我看见二木，也在那里不停地摩拳擦掌。压轴节目是那年的黑壮老头儿，他躺在两面明晃晃的铡刀上，脱光了膀子，肚子上放块大石头，大儿子举起开山大锤就灌下去。有人吓得闭上眼睛，随着一阵一阵的惊呼，那石头嘎巴开裂。老头居然能安然无恙，起身抱拳：得罪得罪，没吓着乡亲就好！显然是在卖弄。

二木看得浑身痒痒，想着和人家比试，还想拉上我。我严厉地拒绝了他，好在他也敢草率行事。第二天，献艺的那爷几个挨家敛粮食，二木、三木都跟着。我让母亲多给了些东西，还给他们喝了糊涂（方言，粥）。我央求他们在院子里又要了趟枪。见给的东西多，他们也不拒绝，简单摆了几个花样就抱拳走了。我知道他们要走遍全村，生计就指望白天收粮食，所以也不再继续纠缠。

二木却没有走，让我给个说法：为什么头晚不让踢场子？我火了，骂他：不识好歹，你上去的话，那小孩也能打你个半死，不信你去追他们啊，反正现在还没出村

呢！别看开场前，他们例行那番客套，说他一拳的是老师，踢一脚的也是老师，说罢了。

二木看看我，没认我的话，也没敢贸然去追，只是嘴角露出丝以前没见过的哂笑。

二木平日里跟我最紧，算是死心塌地的那种。我带他们一帮差不多岁数的无师自通学武术。村前我家的大院子，空着，院中有个大土台子，就在上面挖个坑，腿上绑上土袋子，一点一点加深往上跳。再就是捡一堆烧得不好的红砖，练劈掌。二木有点天分，跳得最高，劈的砖也最多，他家盖新房的砖，几乎一半让他砍成了半头砖。遇事他冲在最前面，以致来了有真本事的练家子，他也想试试。

那一次，我知道他心里并不服气，包括对我，他可能觉得我不争气。此后，就经常给别人说我没种，那天要是踢了场子，他四里八乡就出名了。我笑笑，不置可否。

二木是我本家，辈分比我小，他叫我大叔。儿时，陪伴我最多，又言听计从。我让他喊着他爸爸的名字骂，他一点都不含糊。后来觉得自己有“真功夫”了，说事他每次都有主张，不再应声附和。

我去县城读中学时，和他断了联系。他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，在外打工，也不常回来。我回村偶尔碰上，也少了久别重逢的亲切。

他对我越来越淡漠，什么事上得罪过他呢？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。就算那件没让他得逞的“踢场子”，也是为他好啊。平时“教授”他“功夫”，也是尽心尽力，没一点问题的。虽说我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，可对他绝对认真负责。那时，遇上我家里有事，他也不过来帮场，尽管我知道他是在家的。

“艺高人胆大”，后来他经常在街上惹事生非。特别是酒后，喜欢骂街，连他爹也不放过。渐渐地村里人见了，都远远地躲着走，他的“英雄气概”大了，村里放不下。

我来济南后的不几年，听说他出事了。一次喝大酒后，和人家先是拌嘴，后来就扭扭到街上来。对方比他壮，三两下就把他打倒了，脑袋磕在马路牙子上。没来得及出招，就一动不动了。后来一直昏迷不醒，接着住了一年多医院，花光了积蓄，也没见好转。那时还没有新农合，二木回了家，不久人就走了。正想给他送点钱时，他爸爸正好上门借钱。给了他一些钱，也没打算让他还。再说让他还，他拿什么还？

忘了给大家交代，二木斜眼，看去就七个不服，八个不怕的。跟我这个连三把刀都算不上的“师傅”习武，半瓶醋的二木变得蛮横跋扈。年轻时都迷武术，也谈不上谁误导谁，是他自认是“武林高手”引来祸端。只是父母尚在，老婆年轻，儿女尚幼，为他唏嘘。他匆匆的生命短章，走得太快、太急了些。

（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，获山东省第六届泰山文学奖）

【念念亲情】

母亲的丝瓜络

□卢兆盛

初冬时节，在老家屋后篱笆上，看见已经枯萎的丝瓜藤上还吊着好几根拳头般大小的褐色的老丝瓜。我正要伸手去摘，母亲说，这几根太小，不要摘了，娘早就给你准备好了，在楼上晾着呢。

我上了楼，只见屋檐下悬挂着一排白中透黄的丝瓜络，一数，有二十多根，每根都有小碗那么粗、一尺多长，整齐极了。

这些丝瓜络是母亲从老丝瓜中精挑细选出来的。每年秋天，母亲都会采摘下那些预备留作种子的老丝瓜，剥皮后，拍打出籽儿，再把丝瓜络晾在楼上屋檐下，分送给在外地的几个儿女。多年来，母亲一直雷打不动地保持着这一习惯。

老家一带，家家户户洗碗刷锅用的都是丝瓜络。这一传统延续了多少年代已无从考证。每年清明前后，正是种瓜点豆的最佳时节，乡

亲们抢时间播种，围篱，打棚，忙得团团转。立夏不久，房前屋后的瓜棚豆架就爬满了生机勃勃的青藤绿叶。在老家种类丰富的瓜菜中，种得最多的除了南瓜、冬瓜外，就算丝瓜了。而最壮硕、最饱满的丝瓜往往舍不得吃，留下来做了种子，丝瓜络自然也有了自已特殊的用武之地。

小时候，经常帮大人做家务，洗碗刷锅也是常事，丝瓜络成了最好的帮手。虽然没有洗洁精之类的洗涤剂，但靠着一截丝瓜络，也可以轻松地把餐具洗刷得干干净净。

后来在城里成家了，洗碗刷锅的清洁用品多得五花八门，但用来用去还是觉得来自乡间纯天然丝瓜络安全、环保还节能。

看着眼前这一根根在冬阳下闪耀着光泽的丝瓜络，我嗅到了久违的泥土的芬芳，感受到了母爱的温馨和亲情的温暖……（本文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【行走人生】

徽州秋梦

□冯春辉

“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。”此句道尽徽州之美，令人心生向往。假期，我有幸遇见这片水墨江南的梦幻之地，觅得一场心灵的归宁。

刚入境界，就被世界遗产黟县西递的秋色惊艳——远山如黛，层峦叠嶂，碧云天、黄叶地，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。这儿的水山俊秀婉约，这儿的气息柔软绵绵。古村静卧其间，粉墙黛瓦，飞檐翘角，古朴中透着岁月的温润，仿佛一幅江南秋韵水墨画。

街巷的青石板上，每一步都印迹历史的回音，桂花倩影飘洒石径，香溢满襟袖，墙角边紫红色三角梅秋风中分外妖娆，别有一番韵味。爬满青藤的小院里，移步换景，透过前院的漏窗，隐约看到中园和后园的假山、盆景……为小小庭院平添了一份幽深的美感。“西园”中的“松、竹、梅”石雕漏窗精美绝伦，静品韵味，奇松斜伸于嶙峋怪石之上，傲然挺拔；竹子婆娑幻影与傲立劲梅相错，高雅别致，折射着斑驳的阳光，透露着古徽州人高尚的情操。“东园”厅堂的“冰纹图”“五蝠图”木雕，寓意深刻，启迪着学子们历尽苦寒方能幸福，处处都书写着中华古老的传统文化。

农家小院晒秋果实累累，犹如一块绚丽的调色板，火红的辣椒、金黄的玉米、碧绿的豆角、洁白的糯米、乌亮的大豆……五彩斑斓，描绘出秋日的万种风情，映照出江南的富足丰盛。

小巷深处，烟火人间。腊肉香随风飘散，臭鳃鱼风味扑鼻，毛豆腐、梅干菜小烧饼引人驻足品尝。炒茶老人慢悠悠地拨弄着锅里鲜嫩的枝叶，可爱的小狸花猫懒洋洋地偎依在她身旁，时光在她眼角留下一抹沧桑，而她依旧淡然平和。清雅醇郁的茶香飘满小屋，我坐在小木凳上静品一杯清茶，沐浴着午后暖阳，望着青花瓷里飘逸舞姿的小睡莲，听着窗外传来小溪水拍

打鹅卵石的声音，悠然自得——此刻，岁月静好。拐角处古朴典雅的老店，经营着文房四宝，弥漫着淡淡书香与墨韵，轻轻地诉说着徽州文化的深厚底蕴。

更值得品味的是那些高悬的楹联格言。“种十里名花何如种德，修万间广厦不若修身”，这些楹联格言诉说着徽州人创业时的艰难。西递胡氏宗祠敬爱堂，气势恢宏，飞檐翘角，祠堂内，人面猴头的“孝”字，笔画间流露出古徽州人对孝道的尊崇与传承。闭目想象，那些背井离乡的徽州游子，在桂花飘香与黄叶飞舞的季节，回到祠堂祭祖，将忠孝仁爱、崇文重教、修齐治平的家风代代相传。此处，时光轻抚过的每一砖一瓦，每一雕一刻，皆浸透了文化的深邃与岁月的沉香，以其独有的方式诉说过往，让人感受到一种跨越时空的温暖与牵绊，久久不散……

在我和女儿的镜头里，小桥流水、粉墙黛瓦、亭台楼阁、金黄柿子、紫红石榴、翠绿芭蕉相映成趣，田野里金色的稻田与远方的大山遥相呼应，沉甸甸稻穗持重沉稳，似乎在向漂泊的游子点头致意，又似乎在借语秋天醉美。

村口一棵棵高大的香樟树下，衣着朴实、和蔼可亲的老人围坐在石磨旁，聊着那些平凡的小故事。时光在这儿悄悄地放慢了脚步，生怕打扰他们安逸而恬淡的生活。他们时而望向远方，淡淡的眼神里闪过一丝丝光芒，点燃了游子心中一缕浓浓的乡愁，照亮他们回家的归途。

我徜徉于徽州的温润意韵中——这江南秋色啊，从容而淡然，让人宁静与欢喜，心中涌起无限感慨：人生，何尝不是一段爱的旅程？从青丝到白发，从起点到终点，我们都在传递着爱与温暖，传承着家族的信念与情怀。正如这徽州古韵，历经千年，依旧熠熠生辉，照亮着每一缕归家的灵魂。（本文作者系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，现供职于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）